

台湾 张系国

棋

王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台湾 张系国

棋王

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棋王

台湾 张系国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· 5 $\frac{1}{2}$ · 108,000

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
社目,增168-258 书号,10309·167 定价,1.20元

天机欲覩话棋王

余光中

论者常说，台湾的小说近来一直陷于低潮，欲振乏力。对于我们的小说家说来，这是不太公平的。我认为这几年的小说，非但没有萎缩，而且颇有变化。多采多姿当然还谈不上，可是风格独具的作品却不断出现，而彼此之间在风格上的差异，也显示了台湾小说生命的多般性。以“受评量”最大的两本小说《家变》与《莎哟哪啦，再见》为例，当可发现，无论在主题，语言，或态度上，目前的“热门书”和於梨华，白先勇，林怀民等等的那个“时代”已经颇有距离了。大致上说来，近年台湾小说的作者与读者，已经渐渐把注意与关注的焦点，在空间与时间上加以调整，转移到七十年代的台湾来了。无可讳言，近年台湾社会的形态已随政局的骤变而大为改观，反映在文学上，这种新的形态也需要新的诠释。除了少数例外，已经成名的小说家，面对新时代与新形态，似乎诠释为难，一时无话可说。新的诠释来自更年轻的一代。在台湾长大的张系国先生，正是代表之一。张系国在文坛上是一位独来独往的人物。他研究的是科学，关心的是民族与社会，创作的却是小说。他写小说，是有感而发，有为而作，因此对于社会的病态，民族的危机，着墨最多。以前的小说家批评的对象是农业的旧社会，张系国批评的却是工业的新文明。他身为科学专

家，对于机器压倒人性的工业文明，自然比一般文科出身的作家了解更深。如果说，白先勇的作品是感性的，回顾的，绝望的，则张系国的该是知性的，前瞻的，企望的。如果说，白先勇的作品是从肺腑中流出来的，则张系国的，该是冷静的脑加上炽热的心之结晶。张系国的科学训练，人道胸襟，和远瞩眼光，令我们想起威尔斯，赫克斯黎，欧威尔，史诺等现代作家的先知精神与知性传统。中国小说，甚至中国的文学，在这一方面如果不是十分荒芜，至少也是开垦不力。张系国这样的作家出现在当前的文坛，可说是一股健康而清醒的活流。

实际上，这股活流注入台湾的文坛，先后已经有十年了。从早期的《皮牧师正传》到最近的这本《棋王》，张系国的作品从小说到剧本，从批评到方块小品，观察和思考的天地是异常广阔的。六十年代的台湾小说，一度几乎为盗印版的存在主义和意识流技法所淹没。年轻的张系国始终把握着他的民族意识和社会良心，不甘随潮浮沉。他是我们最肯想，最能想，想得最切题的作家之一。

在《让未来等一等吧》的后记里，张系国说：“这些年来，困扰着我的始终是同一个问题：我们这一群植根于台湾的中国人，究竟是怎样的中国人？我们是什么？我们应如何安身立命？我说‘植根于台湾的中国人’，因为在我看来，籍贯不重要，出生地点不重要，甚至现在身在何处也不重要。只要关心台湾，自认是这个社会的一分子，就是植根于台湾的中国人……我很想从系统科学，人道主义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的迷宫里，整理出一套可行的实用哲学，做为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。”一位小说家有这样的抱负，这样的先知

先觉，自然言之有物，立脚点先已高人一等，不用象哑弦笔下喟叹的“走马灯，官能，官能，官能”那样，在意识流的盲目世界里乱冲乱撞。

三十岁一代的青年人物之中，能出现张系国这样有担有当，能感能想，既不悲观自伤也不激傲凌人的角色，是极其难能可贵的。不少所谓“旅美学人”，偶尔回台做一次客，事事看不顺眼，便指东指西地评论一通，似乎只有台湾负他，他却不负台湾。张系国每次回来，不是上山下乡，深入民间，便是发展中文电脑，写小说和方块，做的都是正面的建设工作。我总认为，张系国对于台湾青年的意义，不但是文学的，更是文化的。我认为他是一位心胸宽阔而目光犀利的“文化人”，七十年代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中，他的触觉该属于最敏感的一等。值得高兴的是，这样的敏感能生动而具体地表现于小说。

张系国的小说大致说来有下列几个特点。其一是长于思想，饶有知性。此点前文已略加申述。张系国自己也承认他有探讨哲学的倾向。尽管如此，他的作品并不流于抽象或玄学。相反地，他的小说颇为经验化，很有戏剧性，故事的发展简洁而明快，绝少冗长的叙述或繁琐的形容。其二是语言丰富而活泼。张系国的白话不但写得纯净而流畅，更因融和了少量的文言和欧化语而多采多姿。他的语言十分自然，绝少雕句琢词，或是跑意识流的野马。他的对话生动而有现实感并且充分配合身分各殊的口吻：《亚布罗诺威》和《地》两篇里的对话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在处理知识分子尤其是学生的口语上，张系国确乎自成一家，台湾地区流行的学生俚谚，甚至章回小说，武侠小说的用语，到了他

的笔下，每每都有点睛之妙。严肃的主题和幽默的语言，在他的作品里形成了有趣的对照。其三是时代性与社会感。这两种因素一经经纬，交织成立体的感觉。就知识分子的现实生活和心理状态而言，张系国是很能够“进入情况”的一位小说家。近六年来，他间歇回台，定居的时间并不算长，但是由于关心台湾和社会，更由于科学修养的背景，他对于台湾经济发展的现况和新社会知识分子的处境等等，可说比一般定居台湾的作家更有认识。日趋工业化的台北市，在他的作品里勾出了一个新的面貌：那里的台北人，生活在经济挂帅的七十年代，和白先勇笔下的已有颇大的不同。但是这样的时代性并不止于表面的描写，因为背后包含的是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深切的关怀，以及爱之深责之切的批评。张系国的小说手法有时是写实，例如《地》，有时是寓意，例如《超人列传》，手法尽管不同，社会批评的苦心却是不变的。他在《地》一书的后记里说：“孔拉德曾说过，小说的功用是‘使人们看见’。至于看见的世界是美是丑，却并非小说的作者所能左右。”又说：“在这灰暗的世界里不论做什么事都是灰暗的，写小说也不能例外吧？”我不认为张系国小说的世界是灰暗的，因为他仍然心存批评，而批评就意味着不放弃希望。只有虚无主义那种官能的走马灯，才是灰暗的。

上述的三种特色，并见于去年在《人间》连载的小说《棋王》，并且有了更新的组合。《棋王》叙述的故事，生动而紧凑，从头到尾节奏明快，加速进行，以达于篇末的高潮。就故事的技巧而言，《棋王》虽不是一篇侦探小说，却充满此类小说的悬宕感，令人一开了卷就无法释手。

《棋王》一开始，故事的线索就牵出了好几根。电视公司的伙伴是一根，老同学是一根，广告社的同人是一根，弟弟又是一根。这几条线都由主角程凌牵出来，起初牵来绕去，似乎很乱，但是等到五子神童的主线拉开来之后，几根辅线便各就各位，渐渐地扭成一股了。从神童显灵到秘密泄漏，再从神童失踪到棋王决赛，故事之索愈扭愈紧，甚至到决赛之后仍不放松：张系国说故事的技巧是迷人的。

我认为《棋王》的主题有正反两面：正面是寓意，反面是写实，正面是哲学的，反面是社会的。正面的主题在于探讨所谓神童的意义。作者在书中的代言人是主角的弟弟，他不时假弟弟之口来思考神童的意义。弟弟先后用莱布尼茨的“单子论”和热力学上的熵，来解释神童超人的智力。莱布尼茨的单子是一个个绝缘的灵魂，由于没有窗户，虽有选择的自由，却无选择的先见。超人的智力就象开了窗的单子，能够参造化，觑天巧。但天机玄妙，岂容泄漏？一个人要独坐在空而大的暗厅中骇视人类未来的预告片，负担未免太重了。卡珊德拉能预卜未来，乃遭天谴。普罗米修斯盗火授人，为神所惩。拉奥孔觑破木马，为蟒所缢。中国的寓言也是如此：仓颉造字，天竟雨血；混沌开窍，七日而终。庄子混沌凿窍的寓言，和程凌弟弟所说的宇宙留缝的譬喻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天机既不可泄，超人竟要张目逼视，惊心伤神，自然不堪负荷，为求自保，不如关上窗子，混沌度日。

凡是常态，超人是变态，变态的东西是不能持久的。正如热力学上所说，一样体系里熵愈多则愈混乱，熵愈少则愈整齐，但是熵少的体系都不能持久，神童的体系少熵，

故不能持久。五子神童处于这样的反常状态，前有繁复的天机要他独力去搏斗，后有社会的压力要利用他的神通，他畏缩了。而最饶意义的一点，是他在畏缩不前的紧要关头，竟发现了人的尊严和勇气。他临时决定放弃非分的天赋，仅凭人力，仅凭他的“本分”来克服难关。天赋犹如中奖，是运气，也是不幸。人为的选择才是努力，才是自立，才是真正的自由。与其迷信“成事在天”，不如相信“人定胜天”。这才是存在主义最高的意义。这一点，值得程凌的朋友们，也值得一切关心祖国前途的人，细细体味。

解罢主线，再来试解辅线。《棋王》故事的主线，是神童之发现，考验，与变质，但是在放线的过程之中，本书的反面主题也借几根辅线的交织而渐渐展开，呈现在读者眼前的，是七十年代台湾新型社会里知识分子的面貌。搞电视的张士嘉，画裸女的高悦白，炒股票的周培，以这些人物为代表，七十年代典型的小知识分子都十分现实，为了拜金，不惜投机取巧，甚或嘲弄他人的理想。这些人都是程凌的朋友，至少也是伙伴，他们的弱点程凌都很明白，可是程凌自己也是脆弱的，并无抗拒的力量。在半迎半拒的心情下，他被朋友牵着鼻子走，结果是电视也搞了，裸女也画了，股票也炒了。

套用张系国爱用的江湖术语，程凌这人不能分入黑白两道，只能算是可黑可白，一味妥协的灰色人物。他追女孩没有魄力，搞节目不够四海，炒股票缺乏狠劲，正经画画呢，又没有自信，不耐寂寞。白道可敬，黑道可恨，可白可黑的人物才是小说里最可玩味的角色。大贤大奸毕竟不是人性的常态，因为两者都是“吾道一以贯之”的高度秩

序，人生观的焦点对得非常之准。但是芸芸众生只能在黑白两道之间徘徊，为善无志，作恶无胆，对人生的看法只象一具焦点对不准的镜头。其实，程凌的朋友们也算不得黑道人物，只是比程凌更灰罢了。

程凌灰得不深，在小人与君子之间，似乎还更近君子，所以他一方面可以喻于利，另一方面也可以喻于义。《棋王》里面也尽有肯定的人物，程凌的母亲，弟弟，同学黄端淑和冯为民，老师方教授，还有，不要忘了，那位五子神童本身，都可归入此类。程凌不能投入他们的行列，却能够欣赏他们的力量和情操。不过这种欣赏是片面的，不足以形成信仰。早年他也曾信仰过宗教和艺术，也曾和同学办过杂志，肯定过文化的价值，但不久即安于“第二流”的自觉，放弃了。冯为民称赞方教授退休以后还计划写书，他说：“他们老一辈的读书人……硬是守得住。换了我，我就守不住。你守得住吗？”程凌的回答是“时代变了。我敢说，方先生一辈子没有为钱操过心。他不会赚钱，也不想赚钱。老一辈都是这样，价值观念不同。我们非要赚钱不可。”对于程凌，钱就是自由，而自由，比历史潮流更重要。可是为了赚钱，首先必须牺牲不少自由。钱所保障的那点自由，是用更多的自由换来的。我认识一些心活手快的优秀青年，他们认为叫化子不能搞文化，得先赚钱，等钱赚够了再回头搞文化还不迟。问题是赚了钱之后，一个人的价值观念就变了。经济带头的社会，对我们的青年真是一大考验。

五子神童一出现，程凌的价值观念便受到新的震撼。对于他的朋友们，能够未卜先知的的神童是一株摇钱树，可以用来号召观众，猜考题，测股票。冯为民提议向神童求解

人类前途之类的大问题，立刻遭到否决。大家都认为大问题太浪费时间，还是摇钱重要。正当这时，神童忽然失踪了。等到他被寻获时，他已经丧失了神力，于是摇钱树倒，财奴四散。台北社会唯利是图的现象，到此反映无遗。通俗电影和武侠小说里群雄夺宝的公式，到了张系国笔下，扬弃了暴力，保留了悬宕，竟用来处理这么严肃的题材。这一点再度证明，废铜烂铁，张系国随手拈来，都能派上用场。

人人都想投机取巧，不劳而获，身为机巧之钥的神童，在接受重大考验的关头，竟然舍天巧不用，而用人谋。这种死里求生，自绝以自拯的勇气，令程凌感愧。这才是真正的自由，谁说历史是不由人的？神童说：“我不需要未卜先知。我自己会下。”下棋，是一个象征。世事如弈，成败还靠自己。程凌回到自己的画，他恢复了信心。《棋王》不愧是一部杰出的寓言。

书中还有一位独来独往的角色，刘教授。这是张系国创造的最迷人的角色之一。（真希望张系国写一部《儒林新史》，让我做第一位预约的读者吧。）我说迷人，因为刘教授也是一位可黑可白弹性很大的角色。伪君子，大盖仙，江湖学者，青年才俊，似乎交叠在他的身上。初见此人，有点可笑，有点可鄙，也有点可恶。在张系国嘲弄的笔法下，这位大骗子竟然被众人同谋的骗局所愚，反而处之泰然。看到这一幕，又觉得此人值得同情，竟有点可爱了。刘教授既不愿死读书，也不愿死赚钱，只愿意戏弄人间，“小混”一场。

这么说来，《棋王》的世界里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恶人。张

系国审视的人性，是弱点，不是罪恶。弱点是值得同情的，张系国对他的人物，向来是同情多于谴责。他是一位宽厚的道德家，一位笔锋略带漫画谐趣的讽刺作家，性情温和，点到痛处为止，并不刻意伤人。他的讽刺画是线条清晰的钢笔素描，简洁而精确，不是刀锋凌厉的木刻，是库鲁克先克，不是杜米埃。

《棋王》的文体稳健中透出诙谐与洒脱。对话，动作，外景，意识，回忆等等组合得自然而流畅，偶尔也穿插一点蒙太奇之类的手法，但不耽溺成癖。作者是一位能放能收的文体家。他的对话是一绝，从不失误。比起他的对白来，某些作家的对白显得死气沉沉，象台词不熟的排演。他的叙述部分有时稍感逞才，失之驳杂。例如程凌见到丁玉梅，“一股怒气，顿时飞散到爪哇国”之类的文句，放在叙述里就不如放在对白里好。我始终以为，对白的文体应与叙述的文体有所分别，才能收对照相衬之功。此外，长于思考的张系国并不拙于抒情与写景，他的小说在知性与感性之间乃得保持适度的平衡。他的发展轻快而有节奏，少有拖泥带水之病。故事说得这么高明，对白简直不用改写，《棋王》如能拍一部电影，即以台北市为背景，一定非常叫座。就看那些成天在什么风什么梦里捉迷藏的“爱情卡通”的导演们，有没有先见之明了。

因为这才是台北。

张士嘉连拦三辆计程车，才拦到一辆有冷气的，他和程凌忙钻进去。司机要按下里程计，张士嘉止住他。

“别急，先开冷气。”

“对不起，先生，冷气机坏了。”

“为什么不早讲？我们换一辆。”

张士嘉推开车门，程凌坐着没动。

“算了吧。没多远，热不死你。”

“有冷气车，不坐白不坐，还是换一辆。”程凌伸手把车门关上。

“开车开车。到电视大楼。”

司机回头看他们。程凌说。

“不要理他。开车。”

张士嘉也说。

“好啦。到电视大楼。”

司机发动机器，嘴里咕嘟着。

“年纪轻轻的，只晓得享受，冷气有那么要紧？我们刚到台湾，电扇都没有，还不是活过来了？现在连坐车都要冷气，真是在福不知福。”

张士嘉坐直身躯。程凌按住他，掏出香烟。

“来来来，大家抽一根。”

司机点着烟，又发话了。

“两位看样子也念过书。学校里有校规，两位一定知道。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规矩。坐计程车有坐计程车的规矩，上车就得坐一程。这位先生一看没有冷气，就要下车。幸亏碰到我好脾气，换别人早就找你麻烦了。”

程凌对张士嘉扮个鬼脸。

“约好什么时候？”

“四点半。”

“下什么棋的？”

“一百元赌你三次猜不到。”

“围棋？象棋？西洋棋？”

“五子棋。”

“搞你不过。五子棋有什么好比，格调太低了。”

“管他呢，总比书法比赛，珠算比赛好些。我已经黔驴技穷，你又不帮忙多出主意。”

程凌看着车窗外，突然大叫。

“小心！”

车子猛然右转，一位摩托骑士擦身而过。司机怒喝。

“找死啊？”

张士嘉回过头，那辆摩托车翻倒在路旁。

“是你的错。你太靠左边，过了线。”

“怎么是我的错？你这位先生讲话好没有道理。摩托车根本不该走内线。他自己超车，跑到我这边来。就算出车祸，是他的错，怎么说我过线？你们读过书的人，讲话要多用用脑筋。没有看清楚，不要乱讲话。”

程凌和张士嘉都摇摇头。程凌胡乱吹起口哨。车子在

电视大楼对街停住。程凌俯身向前。

“可不可以请你兜过去？”

“不行。”

张士嘉推开车门跳出来。程凌付了车费，追上张士嘉。

“误上贼船，受不了。”

“都是你。叫你换辆车你不肯。”

“你不讲换车，他就不会发脾气。”

张士嘉笑了。

“算我的错。为了坐冷气车，听一场训话，也值回票价。”

程凌推开电视大楼的旋转门，一股冷风迎面扑来。张士嘉直拉衣领，让冷气灌进去。程凌走向电梯，三位少女候在一旁。电梯门开了。程凌让他们先进去，摁下九楼的电钮，朝女孩投出一个问号。

“请按三楼，谢谢。”

三楼。几个女孩出去。程凌再摁一次九楼。

“新来的？长的都不赖。”

“大概是训练班的学员。”张士嘉看看表。“刚好。我想半个钟头就可以谈完。”

“你会下五子棋？”

“我不下。只是先随便跟小鬼谈谈。如果觉得有苗头，再另找高手考验他的功夫。”

“神童世界最近收视率如何？”

“不佳。我们有我们的基本观众，但还是站不住脚。我这个节目制作人恐怕干不长了。主意是你想出来的，我垮了一定找你算帐。”

“我的主意并不坏，你要找真的神童。假神童，谁爱看？”

“台湾哪里有那么多种童。你算算看，一千四百万人口，就算二十万人里有一个神童，七十一个。神童世界已经播出三十一次，用完一半了，还有什么戏唱？”

“你找到的都算不上神童。小楷写得好就是神童，太可笑了。现在连会下五子棋都算神童，你的节目当然没救。”

“别尽说风凉话，帮忙出主意，千万拜托。”

九楼的走廊里摆了一架钢琴。丁玉梅坐在钢琴前，端详着琴谱。看到他们走来，她绽开一个微笑，举起手臂。

“嗨。”

张士嘉说。

“你怎么在这里。人呢？”

“他在你办公室。我跟他实在没有什么好谈的。我又不会下五子棋。问他别的，他都答不上来。木得很。你跟他谈谈就知道了。”

“你要不要一起谈谈？”

丁玉梅皱皱鼻子。张士嘉看程凌，程凌连忙说。

“我在外头等你。我也不会下五子棋。”

张士嘉叹口气。

“情况不妙。两星期找不到一名神童。这位准神童，我们的大小姐又不喜欢。”

“我没有说不喜欢。我又不懂下棋。说不定他棋真下得好，一美遮百丑。你自己跟他谈嘛。”

“好吧。你们不要跑远，我就出来。”

丁玉梅等张士嘉走开，轻声问程凌。

“你真的不会下五子棋？”

“会是会，可是我没兴趣陪神童下棋。”

丁玉梅噗哧笑起来。

“什么神童，还不都是小孩子，比较有点天分就是了。前几次尽是音乐神童。唱歌、拉提琴、弹钢琴，好腻味。还是上个月的心算神童有趣，他真的算得快。你看到了吧？”

“没有。我那次刚好有事。”

“哼，说谎。你一定不喜欢看神童世界。”

“你主持的节目，我怎么会不看？不想看神童，也想看你。对不对？”

丁玉梅眨眨睫毛。她站起来，阖上琴盖。程凌掏出烟，丁玉梅接过一根。

“谁找来的五子棋神童？”

“不知道。好象是一位同事亲戚的小孩。”丁玉梅从长裤背后口袋摸出打火机。“前一阵才好玩哩，好多家长把小孩送来，一定说是神童，不能上电视就大发脾气，把张士嘉搞惨了。他老是说你害人不浅，后悔不该听你的主意。”

“这家伙过河拆桥，下次不帮他出主意了。”程凌说。“走，我请你吃西瓜去。”

“现在啊？张士嘉不是要我们在这里等他？”

“我们就到楼下餐厅，一会再上来找他。”

电梯里，丁玉梅目不转睛望着程凌。

“你好象又胖了。”

“我和你们女人一样，最忌讳这字。”

“我才不怕胖。我想胖还胖不起来呢。我妈老嫌我太瘦，怕我肚子里有寄生虫，还要我吃小儿鹌鹑菜，你说可笑不可笑？”

“我就是小时候吃鹌鹑菜吃太多，消化系统太过健全，